

## 文史杂谈

## 多情但丁

□祁文斌

几个世纪以来,但凡看过《神曲》的人,无不被但丁·阿利吉耶里深邃的思想、宏大的构思所折服。然而,让人意想不到的,是一位虚怀若谷的文艺复兴先驱,居然是情深意长的多情男子。

但丁九岁的时候跟随父亲到邻居家做客,认识了贝雅特丽齐。与但丁同龄的这个小女孩的模样,从此便深深地印在但丁心里。这颗种子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竟成长为爱恋,不可遏止,根深蒂固。

多年后,成年的但丁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心上人,但是,造化弄人,贝雅特丽齐对这位暗恋者并无特别的感觉。后来,她嫁给了一个出身名门的银行家,而但丁于1283年遵从父母早年为其订立的婚约,与另一名女子结为伉俪。尽管如此,痴情的但丁依然初心不泯。让人感慨的是,但丁的单相思,贝雅特丽齐自始至终全然不知。

让但丁念念不忘、魂牵梦萦的贝雅特丽齐年仅25岁就因病去世了。她去世后,但丁痛不欲生,整整两年闭门不出,倾情写诗,诗集《新生》里的全部作品,无一不是对贝雅特丽齐的赞美。

但丁将自己深藏心底的爱“移植”到他的作品中。于是,贝雅特丽齐由一个世俗的美丽女子升华为《神曲》中的圣女;但丁本人的“小我”情感,也因此跃升为对真理、未来的追寻和眺望。

## 城市笔记

## 最好的“爱心”

□尚庆海

小区门口一侧装了一个回收旧衣服的绿箱子,爱人看到了,回到家里就开始翻箱倒柜,把不穿的旧衣服找出来,放进洗衣机里洗,洗净晾干后,又一件一件熨展,叠好。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都有,爱人看着眼前的一堆衣服,对我说:“晚上你陪我一起把这些衣服放进那个绿箱子吧。”

吃过晚饭,爱人把那些衣服打包,我们两个各拎一大包。在绿箱子前,爱人把一件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放进绿箱子,每放一件,爱人都会跟我说一句:“但愿有人需要它,不会被糟蹋了。”

柜子里那么多衣服多年不穿了,爱人也舍不得扔掉。许多衣服崭新如初,想送给乡下的亲戚,又担心人家不喜欢,弄得双方尴尬。儿子不止一次要她把那些衣服扔掉,爱人总是说这么好的衣服,说不定哪天还要穿,扔了可惜。

每年换季,一家人还是会买许多衣服,柜子里的衣服就这样越攒越多,以至于放不下,就打包放在阳台的一角。

自从为这些衣服找到了新归宿后,爱人如释重负。之后,爱人对身上的衣服很是爱惜。不是为了可以多穿两年,省下一笔买衣服的钱,而是当这些衣服不穿以后,还可以完好无损地、体体面面地放进那个绿箱子里。

爱人说,那个绿箱子回收的是爱心,不是垃圾,我们没有能力给有需要的人捐新衣物,但我们要力所能及把最好的放进去。

前天晚上,我陪爱人把两件羽绒服放进绿箱子。回去的时候,爱人主动牵着我的手。爱人一向体寒,手总是冰凉,但那次爱人的手掌异常温暖。

心中有爱,行中有善,暖人暖己。心暖如春,寒冷不再,处处花开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 弯曲

□张蓬云

●人有时爱发奇想。高速公路由A点到B点,为什么不笔直修建路面,却要特意修出一些小小的弯曲路段呢?而且,这种弯曲并不是为躲开山岭或者城市里的建筑那类大幅度转向——它仅仅像没有伸直的一条绳子,很随意地出现几个流畅自然的波浪。

●跟一位老司机朋友聊天时,我说出了自己的疑问。老司机说:“你双眼总盯着正前方,一点别动。”我照做了,几分钟后,我觉得两眼发涩,头也有些不舒服。

●老司机又说:“你左看看右看看,重复。”我又照办了,结果觉得这样比方才双目凝视一个方向要轻松多了。

●漫长的高速公路,司机要一直双眼不动地注视前方一点,双手把着方向盘不动,身体也不动。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,人的注意力就会从绝对集中而滑动到呆板麻木,进而便出现大意麻痹,也就失去了灵活的反应力。所以,一些轻松弯曲,那不是变道,也不是下道,只是让行程灵活点、轻松些。

●世上之事,不可能永远定型在一个不变的框架内。一成不变,是僵硬之始,那是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的。

●弯曲不是变道,它只是让你大脑多活动活动,令你更有活力而已。当然,其设计的最终目的,是为了你的平安。

## 下一场雪

□阿蒙



北方人过冬,永远在等下一场雪。若是哪个冬天没有下雪,感觉就像白过了一个季节、白等了几个月、白盼了365天似的。

若是等来了一场雪,人们就站在屋里安安静静地看,走到户外仰着脸微张着嘴看,坐在车里探头探脑地看,围在窗前幸福地笑着看……即便匆匆走在路上,顾不得抬头张望,也会偶尔伸出双手,想要接住空中飘落的雪花,看着六棱冰晶在手上转瞬即逝,想要记住那个美丽的瞬间,全然顾不上手指冻得通红又僵硬。

雪的大小与带来的幸福感是成正比的。

雪下得小了,就只是细而轻的游丝,落在地上湿漉漉的,留下深色的水迹。这时人们就会怀念记忆中的大雪,描述那场雪是多么白、多么厚,多么无法比拟得好看。也有人声称,这样轻盈、缥缈、若有若无的雪,不能算是下雪。大家彼此讨论几句,争论一番,最终达成共识:下一场雪,一定会更大更好看。

雪稍稍大一些,就是密密、小小的雪粒子,且必定伴着刮得人抬不起头来的大风。在户外的人最难受,就算帽子、围巾、口罩齐上阵,兜头蒙脸,眼皮不抬地勉强走几步,也觉得雪花如同尖锐的小锥子般,无孔不入、连续不断扎在皮肤上,冷气顺着毛孔往里走,连眼皮都失去了知觉,呼吸间湿漉漉、冷冰冰的,像是雪粒子闯了进来,又像被呼吸堵在了口鼻之外。

真正能称得上雪花的,不能是一丝丝,也不能是一粒一粒,必得是一片一片的,打着旋儿从灰色的高空往下飘。只要几朵瓶盖大的雪花在眼前落下,人们就知道后头还有更大的雪酝酿着呢!一开始只有微微的风,刚刚够给新雪做个伴奏,在雪花的舞步中凑个趣儿,实在只是配角中的配角,夺不走人们的注意力。这场盛大的冰雪世界的舞会,从优雅的慢调开始,摇摆着、旋转着、舞动着,慢慢密集、张扬、紧张起来,于是风越急、雪越大,铺天盖地、连缀不断、层层叠叠、井然有序。一场真正的大雪,可能是世上最有仪式感、最有秩序感、最有神秘感的大自然行为艺术展。人的眼球追不上任何一片雪花,芸芸众生总以为自己看到了最美的一片——那样柔软、蓬松,那样宽阔、舒展,那样肆意、潇洒,让观者屏气凝神,等待舞步停止的那短暂安宁,心定、神清,连呼吸都舒爽起来。到这时,人们才说,这场雪,下透了。

所谓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境界,芸芸众生忙忙碌碌,寻常并不能够达到。翩翩一场大雪,徐徐启迪人间,多少双红尘熏染的眼,被洗成天地一色的纯白,才捕捉到这难以言喻的美,才错过心弦间那微微一颤,竟与亘古同音,与天地合唱,与宇宙万物之间聆听到辽远、深沉的回响。

北方的人们,永远等待下一场雪。

我七岁时,就读于北京海淀区建设小学。一年级第二学期某天放学回家,我对父亲说,爸,我当上了主席。爸吓了一跳,说,什么……主席?我说,班主席。

说起来,“主席”这个词,是中国特产。古时没桌椅,老祖宗席地而坐历史悠久,大约到了唐代,才出现了真正的椅子。

席地有讲究,不是没章法的胡乱坐。先在房间里铺上和地面等大的席子,这片席子叫“筵”。再给每个人座的人,摆上小垫子,称为“席”。古人进屋,先脱鞋,再走过筵,最后坐在席上。席垫有很多张,并非你想坐哪儿就能随意坐。客人在客座,主人中的长辈独自坐在主家专席位上,称为“主席”。

“主席”是国粹,由中国人发明并流传至世界各地,清末又由留学生引回中国。西方人似没有席地而坐的习俗(私下觉得他们的地理位置多寒凉,坐地上易受寒邪导致腹痛),逢宴请或开会,主持人坐高背大椅,客人屈居长凳。

## 九千声“起立”

□毕淑敏



我的班主任名为白玉琴。一年级第一学期,我操行评定为“优”,当选三好学生,白老师随即宣布我为班主席。班主席是干什么用的?我很恍惚。在这之前,班上并无这个职务。估计白老师在第一个学期中,暗中观察学生,未曾轻易委任。

我很茫然地说,我不会当班主席,不知道干什么。

白老师说,不用你干什么,每天上课时,铃声响,老师走进教室,你喊“起立”。再有,你必得要学习好,最好是全班第一。其他还有一些小事儿……

学习,对我来讲不算太难,其他小事儿也不是问题。最难是班主席要天天喊“起立”。白老师没教我怎样才能发出“起立”的指令,真真难煞人。

“起立”就是每堂课开启时,老师走进教室,班主席发出“起立”号令,全班同学站起身来,向老师行注目礼。

最喜欢准时踩着铃声进教室的老师。铃响起,老师脚尖正好迈进教室门槛(教室其实没门槛。我指的是敞开的教室门和门框中假想的那条线),我不失时机地大喊“起立”!全班同学噤里啪啦站起来,齐声喊道,老师好!老师颌首,回复:同学们好!请坐下……大家又噤里啪啦坐下去,任务完成。

之所以反复用“噤里啪啦”这个象声词,概因那个年代的课桌椅都是实木,年久失修,动辄呻吟不止。

有时候,老师会提前到教室,成人臀挤在孩童的小座椅上和大伙儿聊天……上课铃响,老师并不马上起身走向讲台,而是平易近人不慌不忙继续拉家常,非要半截话吐尽,才动身走向讲台。这时我就很吃瘪,分寸感难以把握。喊早了“起立”,老师意犹未尽,话才说一半儿,被迫起身,悻悻然剜我一眼;喊晚了,老师已一个箭步冲上讲台,大家还懒散呆坐。老师感觉同学们不够尊崇,也易迁怒于我。

所以,每逢课间,同学们利用点滴时间拼命玩耍,我却轻快不起来。上厕所都惦记着下一堂课的“起立”指令,如何适时发出,小小心灵体验到人生最初的焦虑。

最可怕的局面是——本堂老师原已把脚尖踢到了门框内,我也当机立断喊出“起立”,同学们也噤里啪啦站起来……老师忽又想起某事,比如忘带授课笔记,没把教具备齐,或想起私事要托付给不当班的老师帮忙照应……总之,理由多多,表现则相同的——他或她悬崖勒马,身体急转弯,撤了。

可以想见尴尬,同学们立着,鸦雀无声。小小班主席,有喊“起立”的职责,却无说“请坐下”的权力。一不知老师干什么去了,二不知他何时回,一干人等傻乎乎地站着,很快就不耐烦了。同学们不敢埋怨老师,只能把怨气撒在我头上。哎,班主席,怎么回事啊,你看清楚了吗?老师根本没来呢,瞎指挥,乱发命令,害得腿都酸了……我百口莫辩呆呆站着,四周包裹着黏腻的凝滞。我只好开导自己:老师不进来,我有什么法子?若有谁忍不住噗通坐下,我假装没看见。反正只要不是天塌地陷,老师总会像暴风雨后的云霞一般冉冉升起……

幸好这种糟心时刻并不太多,一年中的频率不超过五次。

从一年级到六年级,我共当过十一个学期的班主席。按每天六堂课计算,一年会喊近两千次起立。刨去假期和自习课体育课,整个小学期间加起来,累计发出超过九千次“起立”的口令。

我至今不知老师选拔我做班主席的标准是什么。

终于找到了机会问向她。白玉琴老师年过八十,我也六十多岁了,和同学们到她家做客。老人家忙着煎炒烹炸一道道菜,好像我们还是当年的孩童,而她正值风华正茂的壮年。我嘴里一边嚼着红烧鱼块,一边思忖着在某个合适适当,插嘴问,白老师,您当年为什么在全班孩子里选我做班主席?

那鱼刺多,生怕被卡住,在老师面前出丑,终于没能问出口。心底里也怕白老师说,为什么啊?我已经忘了这事儿啦!